

林骧华 主编

4

卡夫卡

文集

Kafka Wenji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卡夫卡文集

林骧华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卡夫卡文学书简

致谢尔玛·柯恩〔1900年9月4日〕	3
致奥斯卡·波拉克〔1902年2月4日—1904年1月27日〕	4
致海德薇希·W.〔1907年8月29日—1908年初〕	17
致马克斯·勃罗德〔1908年9月—1922年12月〕	24
致奥斯卡·鲍姆〔1909年7月8日—1921年春〕	102
致艾斯纳经理〔1909年〕	106
致恩斯特·罗沃尔特〔1912年8月14日〕	108
致特雷德·梯拍格〔1913年春〕	109
致库尔特·沃尔夫〔1913年4月4日—1920年3月底〕	110
致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迈耶先生〕〔1915年10月15日— 1923年11月末〕	117
致索菲·勃罗德〔1911年2月26日〕	125
致菲莉斯·鲍威尔〔1912年9月28日—1917年9月30日或10 月1日〕	126
致卡尔·鲍威尔〔1913年8月28日〕	229
致格蕾特·布洛赫〔1914年2月11日—1914年6月11日〕	232
致菲利克斯·韦尔奇〔1913年9月—1924年1月28日〕	238
致韦利·哈斯〔1912年11月25日〕	249
致吉查克·略韦〔1914年6、7月间〕	250
致高特弗利德·克尔威尔〔1916年1月3日—1917年2月21日〕	

.....	252
致约瑟夫·科尔纳〔1917年12月17日—1918年1月底〕	256
致 M. E.〔1920年1月12日—1922年秋〕	261
致罗伯特·克罗普斯托克〔1921年9月初—1924年夏〕	270
致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1922年2月17日〕	281
致卡尔·塞利希〔1923年9月〕	282
致弗兰茨·韦尔弗〔1922年12月—1922年底至1923年初〕	284
致恩斯特·菲格尔〔1915年9月18日〕	289
致艾莉·赫尔曼〔1921年秋〕	291
致瓦莉·波拉克〔1923年11月〕	298
致奥特拉·达维杜娃〔1913年9月28日—1921年7月28日〕	300
致父母亲〔1914年7月〕	308
致父亲〔1919年11月〕	311
卡夫卡作品年表	359

卡夫卡文学书简

叶廷芳 黎奇 译

致谢尔玛·柯恩^①

册子里的留念何其多！

它们是用作留念的！好像言语会思念似的！

其实言语是蹩脚的登山者和拙劣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来！

但是有一种怀念是真实的，它温柔地掠过一切值得回忆的东西，仿佛用手轻轻抚过。然而如果从这片灰烬中窜起火苗，炽热而强劲，而你呆呆地凝视着，犹如为神奇的魔术所迷住，那么就……

可是却不能以笨拙的手和粗糙的工具来写这种纯洁的怀念，只能将它写在这些洁白、简朴的纸面上。这就是我在1900年9月4日所做的事。

弗兰茨·卡夫卡

〔1900年9月4日〕^②

① 卡夫卡年轻时随全家在罗茨托克度假期间，曾住在谢尔玛·柯恩家。这是他为这位年轻女友题在纪念册中的赠言，亦是现存的（已发表的）卡夫卡文献中时间最早的一篇，写于1900年9月4日。

② 卡夫卡的信件，尤其是写给要好朋友的，经常不写具体日期。以下凡是方括弧里注明的日期多数为原编者即马克斯·勃罗德所加。

致奥斯卡·波拉克^①

1

星期六与你同行时，我即已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我直到今天才在信中告诉你，因为这种东西必须让它躺着，舒展自如。当我们互相谈话时：言语是硬梆梆的，越过它们就像走过铺得很差的石子路面。最纤巧的东西会因此而生出粗大的脚来，而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俩几乎是互相挡着道，我使劲从你身旁挤过去，而你——我不敢说，而你——。当我们的话题不是铺路石或《艺术卫士》^②时，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都穿着化妆舞会的服装，戴着面具，做着笨拙的手势（尤其是我，真的），于是我们会忽然变得忧伤、疲惫。你同别人在一起曾经像我在一起一样疲惫吗？你偏偏经常患病。接着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但我一筹莫展，什么也说不出，而你病一好或稍好些便口若悬河，于是一些痉挛的、愚蠢的话脱口而出，然后我沉默了，你沉默了，你累了，我也是累了，最后归于一片内心的

① 奥斯卡·波拉克（1883—1915），卡夫卡中学时期的同学，卡夫卡上大学后仍同他保持友谊。波拉克以后成为艺术史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② 1887年创刊的一种文艺刊物。

悔恨，连握手也失去了意义。但是谁也不愿把这番感受告诉对方，或是出于害羞，或是出于畏惧，或是——你看，我们互相害怕，或者是我——

我明白，假如有人在一座丑恶的大墙前面站了几年，而这座墙毫无坍塌颓落之意，这个人就会感到疲乏。但这堵墙是为它自己担忧，为花园担忧（如果有一个花园），而你却怒火中烧，打哈欠，头疼，不知何去何从。

你一定已经发现，每当我们隔了较长一段时间后见面，我们总会感到失望，厌烦，直到我们习惯于这种厌烦。我们必须不停地说话，以便遮掩哈欠。

.....

我忽然害怕你会一点都读不懂这封信，它说的尽是什么呀？没有修饰、面纱和肉瘤：当我们俩谈话时，会感到话题的阻力，我们想这么说，却无法这么说，而说出来的话却引起互相误解，甚至被忽略，甚至遭嘲笑（我说：苍蝇是甜，可我说得很轻，或者很蠢，或者词不达意，而你说：今天天气真好。这么一来，话题就糟糕地转变了）。由于我们不停地尝试，却从不能成功，于是我们就变得疲倦、不满、嘴尖舌利。如果我们试着书面交流，事情就会比谈话时容易办到——我们可以毫无羞怯心地谈论铺路石和《艺术卫士》，因为更重要的话题不用说就能明白。这封信的目的亦即在此。这是一种出于妒忌心的招数吗？

我不知道，这最后一页你是否也会读到，所以我把这种古怪的想法也涂写在下面，尽管它本不该写入信中的。

我们交谈了三年之久，在有些事情上已经无法区分你的和我的。我经常说不出哪些是你的想法，哪些是我的。你的感受大概也是这样吧。你同那位姑娘交往，我是非常高兴的。瞧你

的吧，她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你经常同她交谈，并不是仅仅为了交谈而交谈。于是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跟她到什么地方去，这里或那里或洛斯托克^①，而我则待在家里，坐在写字台旁。你同她谈着谈着，话说到一半会突然跳出一个人来，鞠一个躬。这个人就是我，我说着未经雕凿的话语，露出四方方的面容。这个景象只持续短暂的一瞬，接着你又说了下去。我在家里坐在写字台旁打哈欠。我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会分手吗？这不奇怪吗？我们是敌人吗？我很爱你。

[1902年2月4日于布拉格]

2

我在这里度过的是一段美妙的时日，这你或许已经发现了。而我是需要这么一段美妙的时光的，在葡萄园的围墙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浓云，它们不打算离开这里，或飞往辽阔的原野上空，如果一道彩虹映入眼帘，原野会显得更加辽阔，要不我坐在花园里给孩子们（尤其是一个6岁的金发小女孩，夫人们说，她真可爱）讲童话故事或用沙土堆城堡或玩捉迷藏或雕刻桌子——上帝可以作证，这类事我从来就做不好。真是美妙的时光，不是吗？

不然我就穿过田野，田野现在是一片褐色和凄凉，尽管天不好，但西斜的太阳还是露出脸来，并把我长长的影子（对，是我长长的影子，也许我会通过它进入天国）投在犁沟上，于是留在田里的犁铧也闪烁着银光。你发现夏末的影子是如何在翻

^① 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别墅区。

挖过的、深色的泥土上起舞，如何形体生动地起舞的吗？你发现大地是如何向正在吃草的母牛鼓起，如何亲切地鼓起吗？你发现沉甸甸、黑黝黝的泥土是如何在纤巧的手指中粉碎，如何庄严地粉碎的吗？

〔1902 年秋〕

3

也许聪明的做法是，我先不写这封信，直到看见你，知道了这两个月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再说，因为我相信，夏天的这几个月是给我带来最明显变化的时光。再说我在这个夏天连一封你的明信片也没有收到，而且半年来没同你说说过一句话，而为此本来是值得我作一番努力的。所以结果很可能是，我这封信被寄给了一个陌生人，他对这种唐突感到恼火；或者寄给了一个死人，他无法读它；或是寄给了一个智者，他把它嘲笑一番。但我必须写这封信，因此我不再等到我发现不能写这封信的时候。

因为我有求于你，不是像你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友谊或信任，不，仅仅出于自私，仅仅出于自私。

也许你早就发现，我是怀着蓝色的希望踏入这个夏季的，也许你在远方早已发现我想要从这个夏季中得到什么，我告诉你：我想把我自以为内心所有的东西（我并不相信我拥有这些）一口气扬起。你只能从远方察觉这一点，而我愿为你与我同在而吻你的手，因为我如果与一个紧闭着嘴生气的人同行，我会感到毛骨悚然。但他其实并未生气。

夏天使我的嘴唇稍稍松弛了一些——我变得更健康了——

(今天我不太舒服)，我强壮了一些，我广泛交往，我能同女人们谈话了——有必要借此机会说出这一切——但这个夏季并未给我带来任何奇迹。

但现在有一种力量把我的两片嘴唇完全掰开了，也许是轻轻地，不，是使劲地掰开，一个站在树后的人轻轻对我说：“没有别人你什么也干不了。”但我现在却含意深刻、结构精巧地写道：“隐居是令人讨厌的，等于把自己的蛋公然向大家展示，让太阳来孵它；宁可啃生活，这比嚼自己的舌头强；人们推崇鼯鼠和它的方式，但却不会把它视为他的神圣。”那个人已从树后走出来，他对我说：“这到底是真的吗？是夏季的一个奇迹吗？”

(听听吧，听听一封狡猾的信的一段聪明的引言。为什么说它是聪明的呢？一个从未乞讨过的人写一封乞讨信，他在一大段引言中用长嘘短叹的语言来描绘一条通往这个认识的艰难的道路：不乞讨是一种恶癖。)

你啊，你懂得一个人独自拉着一辆装满了熟睡的人的黄色邮车在漫漫长夜中行进的感觉吗？这个人是忧伤的，眼角上挂着几颗泪珠，慢慢地、吃力地从一块里程碑走向下一块遥远的里程碑，他躬着脊背，不得不老是抬起头来看着公路前方，但公路上方除了夜色，一无所有。妈的，如果有管邮号，非把车里那帮家伙全吹醒不可。

你啊，现在你如果不疲倦，可以开始听正文了。

我将为你准备一堆东西，那是我至今写下的一切，关于我自己或他人的。那将是很全的了，只有那些玩儿的东西^①不收在内(你看，不幸之魔很早就骑在我的脖子上了)，再就是，我已不再有的；再就是，即使就承上启下的意义而言我亦认为毫

^① 指卡夫卡的早期作品，具体不详。

无价值的；再就是那些计划，因为它们对一些人来说是所拥有的土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无根基的流沙；再就是，连对你都不能出示的，因为，倘若一个人赤裸裸地站着，无论如何乞求，仍免不了为另一个人的手所触摸，他会不寒而栗的。此外，近半年来我几乎什么都没写。除开这些我不知还剩下多少，我将把它们奉献给你，只要你来信说一声“好的”，或者答应我对你的要求。

这是特殊的事情，尽管我在表达这些事时非常笨拙（非常没有经验），但你也许已经明白，是应该怀着喜悦在此期待呢，还是应该简单干脆地点燃火刑的柴垛。我甚至不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因为这也必然是强人所难。我所希望的是某种更容易又更困难的事，我希望你读一读这些字纸，无足轻重也罢，令人厌恶也罢。因为那里边确也有无足轻重的和令人反感的東西。因为（这便是我这个愿望的由来）我最喜爱的和本身最坚挺的东西在太阳底下也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若有一双陌生人的眼睛望着它们，会使一切变得温暖起来，生动起来。我说的只是温暖起来和生动起来，因为这些词更接近上帝，因为有此一说：“自成一体的感觉是辉煌的，但反馈的感觉力量更大。”

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我摘下一块肉（因为能给你的不止这些，而我还将给你——真的），从我的心中摘取一块肉，用一些写满字的纸张干干净净地包好交给你。

〔1903 年？〕9 月 6 日

4

亲爱的奥斯卡：

对于你离开这儿，我也许是高兴的。这就像人们看到有人爬到月亮上去，以便从那儿往回看时的那种高兴心情。因为这种被人从这样一个高度和远处观察的意识使人们多多少少放心来，由于在天文台里听不到月球上的笑声，所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动作和言谈以及愿望过于滑稽或荒唐。

.....

.....我们像林中迷误的孩子一样孤独。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什么是我心中的痛苦，而我又知道什么是你的痛苦呢？假如我跪倒在你面前，哭着倾诉，你又能了解多少我的情况呢？无非就像某人向你倾诉地狱里是酷热、可怕的时候，你从中所获得的对地狱的了解一样。仅为此缘故，我们面对面站立时就应该互相敬畏，互相思虑，互相挚爱，就像站在地狱入口处那样。

.....假如有人，比如说你，死去一段时间，就有这么一个好处，所有人际关系（当人们身在其中时，它们必然会变得模糊）会突然处于一种善良的或凶狠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清清楚楚。在劫后余生者身上也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

在所有年轻人中我实际上只跟你讲过话，如果说我也同别人谈过话，那也只不过是顺便的，或者为你的缘故，或者通过你或者与你有关。除了其它好处，你对我来说也有点像一扇窗，我透过这扇窗可以俯瞰大街小巷。只有我一个人时可办不到，尽管我个子挺高，但还够不着窗台。

现在情况当然就不同了。我现在也同别人讲话，比同你谈时嘴舌笨拙些，但相对而言比较无拘无束，而我完全出乎意外地看到，在这种时候你就站在我的面前。在这座对你是陌生的

城市中，有一些相当聪明的人，你在他们心目中是值得崇敬的对象。而我的虚荣心使我为此感到高兴。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性格内向还是因为你看上去内向，还是故意这么表现，还是让人这么感觉，还是真的给人以这种印象，反正有些人认为你撇下了他们，其实说到底你只是撇下了那个姑娘。

你的信是半悲半喜的。你没有到那小伙子那儿去，而是去了原野中、森林里。但你看到了她，我们只不过稍稍见识过她的春天和夏天，但对她的秋天，她的冬天，我们知道得太少，就像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所知道的那么少一样。

今天是星期日，不断有商贩从温策尔广场走下来，穿过格拉本，在星期日的寂静中呼喊。我相信他们红色的丁香花，他们愚蠢的犹太人面孔和他们的叫喊是某种充满意义的事物，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想上天，因为人家没把板凳拿给他而大呼小叫。但他实际上根本不想上天。而其他人走在格拉本，对商贩的举止报以微笑，因为他们自己不懂得如何消受星期天，假如我有勇气并且不陪着笑，我真想给他们一顿耳光。但是在你们宫殿中^①，你可以尽情地笑，因为就像你在信中写到的那样，那里的天空离大地很近。

我在读费希纳尔、艾卡特^②。有的书让人觉得就像是在自己的宫殿中打开陌生的大厅之门的钥匙。

① 指位于齐第列克的上施图德尼克宫。波拉克在那里找到了家庭教师的职业。

② 费希纳尔(1801—1887)，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麦斯特·艾卡特(1260—1327)，德国神秘教徒，著名的牧师。

我想要为你朗诵的和将要寄给你的东西是《孩子与城市》一书中的若干篇章，这本书我自己手头也是零散不全的。要寄给你，我就必须给它加上标题，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将随每封信寄几页给你（如果看不到明显的进展，那么我对此的兴趣会马上丧失），然后你可将它们连贯起来读。第一篇将随下一封信寄出。

此外，已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写了。我的处境是：上帝不愿我写，然而我偏要写，我必须写。这是永恒的拉锯战，而最终上帝毕竟更强大，这里边的不幸之多超出你的想象。我心中那么多力量被拴在了桩子上，这个桩子也许会长成一棵绿色的树，如果将这些力量解开，或许会于我于国有益。但是靠抱怨是震不掉挂在脖子上的磨盘的，尤其是，假如本人喜欢这些磨盘的话。

附上一些诗句。请在心情好的时候阅读。

今天这日子阴冷难过。

云朵凝结着。

风儿是拽着的绳索。

人群凝结着。

脚步踏出金属声响，

石头一路震荡，

目光停留的地方，

是辽阔的湖水白茫茫。

在这古老的小城里立着些

小小的浅色的圣诞小屋，

它们的五彩玻璃窗俯瞰着

积雪覆盖的小广场。
在这月光朦朦的场地上
有一个人静静地踏雪前行，
他那硕大的身影被风扬起
高出四周的小屋之上。

在昏暗的桥上走过去的人们
经过圣人身边
和他们微弱的小灯。
在灰暗的空中飘过去的云层
经过教堂旁边
和它们那朦胧的塔影。
在方形的栏杆旁依立着的某君
望着黄昏的水流
双手凭着古老的石头。

你的 弗兰茨

〔1903年11月9日〕

5

不，在你到来之前，我还是要给你写封信。假如互相写信，就像有根绳子连接着；一旦停止写信，绳子就断了。哪怕只是一根细线，我也要迅速地、应急地把它连接起来。

这幅图画是昨天晚上抓住我的心灵的。人只有调动浑身的力量，友爱地互相帮助，才能在面临地狱般的深渊时，使自己保持在勉强的高度，尽管那深渊是他们所愿意去的地方。他们